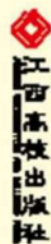
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钻石时代

王秀云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ZUANSHI SHIDAI

爱恨情仇，得失恩怨，家国大事，
民生小调，一本小集，百感交集。

王秀云，河北东光人。1985年至1988年就读于沧州师专中文系。历任东光县燕台中学教师，沧州市五金公司职工，沧州市运河区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，市委政策研究室经济科科长。现任泊头市政府市长助理、河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，沧州市作协副主席，沧州市小说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。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。200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出局》、《花折辱》，诗集《长庚》，中篇小说《玻璃时代》、《水晶时代》、《界外情感》、《第二现场》、《钻石时代》等。中篇小说《玻璃时代》获《北京文学》新世纪第二届新人新作奖，《水晶时代》获2005年河北省十佳作品。



总策划：张海君

责任编辑：

封面设计：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ZUANSHI SHIDAI

钻石时代

本小说集，收录了作者从 2004 到 2012 年期间刊登的中短篇小说，其中既有以新时政情感为叙述背景的时代系列小说，又有关注战争与和平等宏大命题的探索小说。

上架建议 小说|文学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钻石时代 / 王秀云著. — 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7. 4
(鲁迅文学院 “百草园” 书系)
ISBN 978-7-5493-5151-0

I. ①钻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40645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 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 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6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5151-0
定 价	36.00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7-16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 (0791-88513257) 退换

38 秒	1
阿尔卡迪亚	15
玻璃时代	25
返 青	74
界外情感.....	110
葵花的秘密.....	150
拉维的弹速.....	169
你不知道自己怎样杀了人.....	183
杀人者.....	190
水晶时代.....	197
钻石时代.....	247

38 秒

早晨九点十分，也就是刚上班十分钟，阳光照在窗户最右边，看起来绵软无力。林小麦接到一个任务：李部长请她到上级部门签字。林小麦看看文件内容，不能说不重要，需要上级部门签字的文件都重要，也不能说特别重要，特别重要的文件李部长就亲自出马了。李部长让林小麦去上级部门签字有个理由，李部长说：“听说你和新来的魏主任是发小，就你去吧。”

和魏主任发小，这就是理由。林小麦对这个理由不置可否。不能否认，因为他们确实是发小；也不能承认，毕竟，人家已经上级部门主任。关键是，林小麦能看出来，李部长拿出这个理由，是在抬举林小麦，林小麦就更不能说什么了。

李部长回到自己办公室就给魏主任打电话，说：“魏主任，有个文件需要您签字，我就不过去了，让小麦去吧，你们是发小，也叙叙旧。”魏主任接了电话，和林小麦态度一样，没承认，也没否认，很官方地说：“好，让她来吧。”

把这事交代清楚，他们之间通话时长 54 秒。

这 54 秒，林小麦用来补妆，关电脑，穿外衣，还不忘给对桌留了一张纸条：“遵领导指示去上级部门签字。小麦即日。”16 个字。然后她下了楼。

距离上级部门并不远，开车不到二十分钟，这还包括过一个红绿灯路口耗费的时间。林小麦利用这段时间，试图梳理出和魏主任之间

有利于顺利签字的一些情节。可以说毫不费力，她就想起了很多事，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但记忆清晰如昨，她甚至记得魏主任穿着背带裤，骑在她家木马上样子。当然那时候魏主任还只是一个四岁男孩，名叫魏嘉正，小名嘉嘉。那时候嘉嘉管林小麦叫麦之，其实是麦子，嘉嘉口齿不清。

春天的时候，两家一起郊游，大人们在一起烤肉，嘉嘉吃一片，下一片就会给麦子吃，嘉嘉吃得快，麦子吃得慢，嘉嘉就会让肉片留在嘴里，等着麦子也吃上再咽下去。嘉嘉会把小洋人牛奶让给麦子喝。他会用他胖胖的小手拉着麦子说：“别摔倒，我是男子汉，我保护你。”

说是哥哥，其实嘉嘉只比她大9天，而且嘉嘉生下来只有6斤8两。还没有麦子重，麦子8斤半。嘉嘉出生时，哭声羸弱，细胳膊细腿，小眼睛一直睁着，像能看见东西一样。而麦子呢，小胖丫头，长头发大眼睛，吃饱了睡，睡够了吃，几乎听不到哭。麦子出了满月，嘉嘉父母抱着孩子过来玩，两个孩子一见面就咿咿呀呀说起来，大有相见恨晚之势。当然这都是听大人们闲聊时说的。

林小麦看过关于他们俩的一段录像资料。影像中，她和嘉嘉对着脸坐在一起，周围有一堆毛绒玩具和几辆玩具汽车。嘉嘉把自己的玩具一样样往麦子身边输送，一边送一边说：“葫芦娃都没有小汽车呢。麦之，这给你。”嘉嘉在一辆红色小轿车和一辆越野车之间挑选，把那辆红色小车给了麦子，然后举起越野车说：“我长大了开车带你去大沙漠！”

屏幕背后传来家长们的哄堂大笑。

回忆让林小麦沉浸，甚至在汽车进入上级部门大院时，林小麦还能感觉到嘉嘉的手温。直到门卫过来，让她出示证件，她才意识到，自己是来上级部门签字。停好车，拉开车门，林小麦抬头看看天，和记忆中一样宽阔，她拿不准，记忆中的人，还是不是从前那样。

魏主任在二楼，不需要多少时间就能到达，但林小麦忽然有些犹疑，她觉得这个签字并不简单，否则，李部长不会让她出面，还打着发小的旗号。这种人情社会惯用的招数，李部长其实并不常用。他骨

子里是个自由知识分子，崇尚契约关系，让她出面，必有深意。能有什么深意呢？用她讨好魏主任？这显然也不是李部长的风格。那就是试探林小麦和魏主任之间的关系，如果能顺利签字，说明他们之间确实像传言一样。问题是，林小麦自己并没有只言片语谈起魏主任。也即是说，林小麦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无指望。再说了，这种试探对林小麦这样，对职位已无幻想的人来说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诱惑从来都是欲望的陷阱。而她已无欲。

林小麦纠结着走进上级部门的办公大楼。魏主任在二楼，楼梯一共 20 阶，即使走两步退一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。林小麦因此竟然生出一句格言：向上的台阶都需要用力。用力不仅用来攀登，还要克服自己的怯懦。她几乎在每个台阶都想逃离。她怎么就怵发小呢？那个要带她去大沙漠的发小。

她就是怵，她觉得发小最适合的关系就是当初青梅竹马，后来永不相见。可她不但要见，还要有求于他，这就让发小从情感关系沦为利益关系，尤其悲剧的是，她处于利益下游。

魏主任办公室的门正对着楼梯，她已经听到屋里传出的说话声。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说：“11 点之前必须报上去。”尽管还没见面，但林小麦认定这就是魏主任的声音。林小麦看看表，9 点 40 分，距离 11 点还有 80 分钟。她应该能让魏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内签好字。这有什么难的呢？只不过走一个程序而已。

“至少三个人。”林小麦判断。要不要先回去呢，等没人再来？楼道里过来几个人，和林小麦打招呼，都是一个系统，有一些人熟悉。他们都问她来有何公干，她只好说找魏主任签字。这一问一答，林小麦没有了退路，只能敲击魏主任棕色的办公门。“进来。”声音冷峻、稳重中，透着一种威严感。和刚才说话的是一个人，她再次准确判断，这的确是主任的声音，别人不会有这样的声音，她对这声音既熟悉又陌生，可她又知道，这不是嘉嘉的声音。

林小麦推门进去，魏主任看了她一眼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你先坐。”刚才的声音不出预料，就是魏主任的。林小麦不禁暗自感叹了一下，有些东西时间是带不走的。表面上还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四下

看了一眼，说：“魏主任，我签个字。”

魏主任已经低头看文件了，说：“我知道，你稍等一会。”然后对面前的两个人（权且叫 A 和 B 吧），说：“必须找到。下午组织学习。”

A 和 B 都认识林小麦，分别和她打招呼，她也和他们点点头，示意说：“你们先忙。”她认为，只要他们的事忙完，魏主任就给她签字。

A 说：“领导那天讲话我是听到的，说了四篇文章，其他三篇都找到了，就这一篇，我从网上都搜了，没有。要不咱直接问问领导？”

B 马上反对说：“不能问，你只要找到那篇文章我就知道对不对。这几篇肯定不对。”

魏主任站起来，看着林小麦说：“天天忙。”林小麦急忙说：“是。看出来了。”林小麦注意到，他既没有叫她麦子，也没叫她林小麦，她的身份瞬间变成了一份无落款文件。不过看见他站起来，她还是心存幻想，觉得他能很快给签字。事到如今，任何情感幻想都是对自己的戕害。她只想签字，别无他求，以后也不想有太多纠葛。她站起来，把文件特意从左手倒到右手。魏主任说：“你先坐，我找到文章就给你签字。”

林小麦就又坐下。看着魏嘉正，她一阵恍惚，这是嘉嘉吗？她问：“你是嘉嘉吗？”

嘉嘉说：“嘉嘉？你是麦子？”

“对啊，你的越野车呢？”麦子问。

“就在院子里，你没看见？”嘉嘉看着麦子。

“你去过沙漠了吗？”麦子问，眼神复杂。

“去过多少次，这么说吧，我想去的地方都去过了。美国黄石公园，澳大利亚大堡礁，印度边境城市阿姆利则金庙……不跟你说了，你肯定都没去过。”嘉嘉说。

“那沙漠呢，你去过了？”麦子追问。

“你说哪个沙漠？”嘉嘉伸出胖胖的小手，试图抓住麦子，麦子

躲开了。麦子想问问嘉嘉，他带谁去了沙漠。

“我们可以先学前三篇。”A说。A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像刚刚哭泣过。

“前三篇我们已经学过……”B像是讨好魏主任，也像试探，故意把声音拖得很慢，一边说一边看着魏主任脸色，见魏主任面无表情，就继续说：“让大家继续学，可能会有新认识。”

“绝对不行。”这是魏主任的声音。这声音如此凌厉，斩钉截铁，像即将奔赴沙场的利器。林小麦被震到了，从荒唐的幻觉中陡然惊醒。

“领导一言一行都不会是无目的的。我们必须找到这篇文章，要知道领导在想什么、干什么，我们的工作才不会盲目，才能有的放矢。才会少走弯路。”魏主任对A和B在这件事的动摇十分不满，这让屋子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。林小麦也不得不坐直了身子。

“我在哪里看见过呢？”魏主任一边嘟囔着一边开始翻办公桌。A也想帮着翻，手伸出去，林小麦看见B伸出右脚踢了A一下，A就停下，和B一起，看着魏主任自己忙活。

魏主任折腾半天没有，坐下来，只是看着前面。林小麦赶紧站起来，说：“魏主任，您这么忙，我在这影响你们工作，您给我签上我就走。”

魏主任看看林小麦，眼神有些特别，目光甚至有些灵动。林小麦真在某一瞬间看见了嘉嘉的影子，她觉得魏主任要给她签字了，但魏主任说：“我正忙，你再耐心等我一会。”魏主任的口气有些哀怨，即使没有及时给签字，这样的语气也让林小麦不忍心再催促。她又换了一个姿势，继续坐着。她很快就看到了刚上幼儿园的自己，和嘉嘉一起站在教室门口。嘉嘉说：“今天是我妈妈来接。麦之，你猜。”

麦子穿了一件明黄色柔姿纱连衣裙，细长的腰带飘到了肩上，她正费劲地想把腰带扯下来，就说：“今天我妈妈来接，我妈妈带泡泡糖。”

“我妈妈也带泡泡糖，我给你吹这么大的泡泡。”嘉嘉比画着，双臂从内往外伸开，身体前倾，好像那个巨大的泡泡正要逃走一样。

不过他们都猜错了，今天是嘉嘉爸爸接他们。和别的孩子不一样，他们是四个家长接他们两个孩子，这就相对轻松了许多，嘉嘉父母和麦子父母轮流接送孩子，谁不忙谁接，基本就是一个家长接两个孩子，他们见到家长，就忘记了泡泡糖，麦子跑到自行车前面，嘉嘉拉着麦子，站在后排。

嘉嘉爸爸说：“松开手啊。不然你们怎么上车？”说着先把麦子抱到自行车前排横杠上。嘉嘉被扯得往前走了两步，拉着麦子手舍不得松开。嘉嘉爸爸急了，说：“嘉嘉松手，到家再一起玩。”旁边过来一位家长，把嘉嘉抱上自行车后座，笑着说：“玩了一天还没玩够啊。”旁边走过一个小朋友说：“我们都说他们是爸爸和妈妈，他们要生小孩的。”周围家长都笑了。

时隔三十多年，林小麦似乎又听到了那些善意的笑声，忍不住看了看魏主任。她很想知道，他和谁生了小孩。他应该生小孩了。尽管他头发浓密，面庞红润，但眉宇之间有了细细的横纹。这些足以证明，他生小孩了。原来嘉嘉一直是白白的圆脸，而眼前的魏主任，脸型偏长，下巴明显肥大，从相学上看属于地阁方圆，但从审美角度就显得臃肿了。他一定是生小孩了。

“我回去再找找。”A沙哑的声音再次打断林小麦的胡思乱想。B似乎不愿意一个人留在这里，也说回去找找。魏主任看看B说：“你先别走，十一点要把这个材料报上去。”说着拿出一个文件，和林小麦手里的文件厚度相仿。林小麦的注意力已经不在文件上，而是在时间上，十点半了，也就是说，她在这里已经坐了50分钟。50分钟，竟然连个字都没有签上。林小麦浑身燥热。

A显然有些犹疑，因为魏主任并没有明确他是否可以走，所以他也没坚持，就继续留在这里。气氛一时有些沉默。林小麦赶紧站起来，说：“魏主任，您给签个字吧，李部长跟您说过……”

“他跟我说了，可你也看见了，我一直在忙，我从昨晚就加班，一直到现在都没吃饭，你再等一下，行吗？小林。”魏主任的声音有些苍凉。林小麦注意到，自从她来到这里，魏主任这是第一次称呼她，叫她小林。事实上，她只比他小九天。林小麦怀疑他根本没认出

她来。

A 抓住了弥补刚才说走的机会，赶紧说：“就在这睡了？够艰苦的。”B 也表示：“太不容易了。”

魏主任看看林小麦，摇摇头，似在表达自己的千般无奈。林小麦只好看看那张单人床，确实简单，就一条褥子，铺了一张蓝色格子床单，一床单被。一件深色西装挂在衣架上。林小麦装作认真看了一遍，鼓起全身力气说：“您真辛苦。”如此违心的话也能说出口，让她不敢面对自己，她低下头去。言不由衷总归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。

魏主任似乎以为林小麦在心疼，竟然走到林小麦身边，接过林小麦的文件说：“不要紧，男人嘛，想为社会做点事就得有点担当。”林小麦心跳加速，以为他马上就能给她签字了，她注意到他没带碳素笔，没关系，包里有，她准备随时拿出来奉上。但他看了看文件，又把文件还给了她，说：“按说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我一会给你签。”他返身又回到办公桌前。林小麦觉得他踢踏踢踏的脚步和秒针一样，拖曳着金子一样的时间越走越远。

“也许十一点就能给我签字了。”林小麦绝望地想，她知道他们要在十一点上报一个材料。她看看墙上的表，一块普通的表，方形，棕色，不值得多说一个字。时间指向十点五十三分，林小麦就跟着分针一点点数起。一旦进入计数过程，一切都像慢镜头，动作被无限放慢，声音也被拉长，她觉得魏主任眨眼的时间长得像有一年，他拉开书橱门再次翻箱倒柜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年计算了。7 分钟下来，林小麦感觉跟龙卷风拼了一把，后背上都是汗，顺着脊梁沟悄悄往下流。

终于到了十一点，他们上报完文件，就该给她签字了。但三个人好像谁也没有说起这件事，他们还在讨论领导说的那篇文章到底是什么。

“应该是侧重经济的，领导上次讲话就说到，要重视非公经济发展。”B 说。

“我印象是关于民生的，领导上次讲话中一再重申，不能饿死一个百姓。”A 说。

B 显然对 A 的说法不满，说：“都什么年代了，领导会提这样的

问题？饿死人？你以为这是 1963 年吗？”说完他看着魏主任，很明显，他是想借贬低 A 提高一下在魏主任心目中的形象。

魏主任好像压根没听他们说话，他或许根本不在乎他们之间谁高谁低。他说：“领导是有过大思路、大战略、大决策经历的人，看问题不会和你们一样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低沉，面容冷峻，好像领导就在眼前一样。

十一点十分了，他并没有上报什么文件。林小麦忍不下去了，她犹豫，是不是可以叫他一声魏嘉正，或者嘉嘉，提醒他，自己是他的发小，来找他没别的事，就是签字？她纠结了一阵，终究不愿意那样做，签字是公对公，正常的工作程序，犯不着情感交换，就说：“魏主任，我都等了一上午了，您就给签了吧。”

魏主任回过头来，看着她，目光专注，像她是哪位领导一样。林小麦被看得不自在，忍不住扭了一下身子。

“你鼻子上的痞子呢？”魏主任突然问。屋子的人都愣了一下，林小麦也猝不及防，不知道说什么。“痞子？什么痞子？”

林小麦以为魏主任说错了，一瞬间想了很多别的词，比如悟性、物资，但魏主任强调了一遍，说：“你原来脸上有个痞子，现在没有了。”

林小麦很尴尬，她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没了。”

“我们有三十年没见了吧？”魏主任说。

“三十三年。”林小麦说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魏主任接着说。

“挺好，只是，我以为你不认识我了。”林小麦委屈地说，心里竟然一酸。

“怎么会，我知道是你。”魏主任说。

A 和 B 只是和林小麦认识，并不知道她和魏主任是发小，看他们这架势，A 先反应过来，说：“林科长，你看，只顾忙，这半天也没给你倒杯水。”

B 也迅速行动起来，找了一个一次性水杯，斟了一杯水端过来，

说：“林科长莫怪，我们就是太忙了。”

林小麦急忙站起来，说：“理解理解。你们忙，我没别的事，就是请魏主任签个字。”

“那还不是小事。”A 沙哑着嗓子说，B 又踢了 A 一脚，A 就不言语了。B 说：“林科长喝水。”

林小麦真渴了，可是水太热，她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地喝，再说，她并不想喝水，就想签字走人。

“快给我签了吧，李部长还等着。”林小麦的声音已经行进在麦子的记忆中。

“你和咱们那些同学有联系吗？”魏主任根本没听林小麦的话，继续问。

“联系也不多，都挺忙的。”林小麦其实想起几个同学，他们一直联系，经常在一起聚聚，也常提起魏嘉正，但她不想在这个地方提起这个话题，她只想尽快签字。

魏嘉正站起来了，他接过林小麦的水杯子问：“烫吗？”

林小麦说：“没事。”想站起来，被魏嘉正阻止，说：“你坐，我来。”他倒出一点热水，兑了点凉白开端过来。林小麦把涌上来的一点哽咽，合着白水使劲吞咽下去。

B 说：“魏主任，要不我俩先回去找找那份材料？”

A 也说：“对，我看桌上有没有。”

魏主任回到办公桌前，说：“不用，就在我办公室里，我见过，咱们慢慢找。”A 和 B 互相看看，又看看林小麦，继续站在办公桌前，等着魏主任再次从头找起。

林小麦印象中，这堆文件，他已经翻了六遍。林小麦终于忍不住了，说：“嘉正，我……”

魏主任摆了摆手说，说：“我签，马上签。把文件给我。”

林小麦又拿起文件，B 几步蹿过来，接过文件，还不忘冲林小麦一笑，然后双手把文件放在魏主任面前。魏主任拿起了右手边一支碳素笔。林小麦浑身滚过一阵暖意。她记起他们在育红小学（他们当然也是要上同一所学校的），她坐第二排，他坐第四排，他要求和她的

同桌，但他个子太高，影响后面的同学，一年级的时候他还和家长闹，到二年级他就不好意思闹了。不过还和幼儿园一样，他们一起等在门口，等家长来接。林小麦记得，他们分手是那次语文考试，她考了98分，他考了100分，以前班级第一第二都是他们俩，有时他第一，她第二；有时她第一，他第二。只要他们两个是第一第二，他们都会很高兴，放学后他们会要求父母——不管是谁的父母——带他们去吃冰激凌，他们理所当然都能得到满足。可这一次，他第一，她却不是第二，第二被另外一个人考走了，那个人不是别人，而是她的同桌。她看出他在生气，她一声不吭，跟在他后面，随时准备赎罪。他们本来该向门口走，他的——也可能是她的——爸爸或者妈妈在等着他们。但是他向相反方向走去，林小麦只知道跟在他身后，等到了操场才意识到，魏嘉正没有带她回家，而是把她领到了没人的地方。

她什么也不敢说，还是在他身后跟着。走到一棵树前，他停下，她也停下。他突然号叫：“你收了他的纸条！”

林小麦从来没听到他这样的声音，他甚至脸颊通红，眼珠子像魔鬼的灯笼一样瞪着她。

“他……他……借我橡皮……”她战战兢兢地说。“我……我没借给他……”林小麦含着眼泪说。

“你还和他说悄悄话。”也许是信了林小麦的解释，魏嘉正的嗓音低下来。

林小麦颤抖着声音说：“我没有。”

“你有！”他又加大了音量，大吼道。

他站在她面前，像一堵大口喘气的墙。他眼睛充满血丝，鼻子急促地一起一伏，像被拴住的野马。他看着她，眼泪奔涌而出：“你和他说悄悄话。”

林小麦低下头，小声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你有！”他怒吼着，紧贴着她，好像只有这样，她的背叛才不复存在。林小麦想往后退一步，但被他一把搂住。他突然弯下身子，抱住了她，说：“你是我的。”他吻她的嘴，她躲着他，这更激怒了他，他用头抵住她的头，抓住她的头发，把嘴使劲压在她的嘴上。

林小麦的妈妈来找他们，正看见这一幕，妈妈什么也没说，而是在另一个学校附近买了房子，给林小麦办了转学。

那一年，他们九岁半。

当年那个小狮子一样怒吼的男孩，此刻就坐在面前。她神思恍惚了一阵，再看他，眼里竟然有泪。魏嘉正那只签字的手已经放下，她沉浸在回忆中，搞不清眼前他是签了，还是没签。

“签完了？”她忍不住问。

魏嘉正没有回答，而是说：“那份文件我忘在家里书桌上了，就在左边，靠夜视灯旁边。”

“那我去拿。”B说。

“不用，我让小周去拿一下。”他给小周打电话，让他去拿一篇文章，就在书桌夜视灯旁边。

“总有一些事让你心神不宁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看着A和B，但林小麦觉得是说给她听的。林小麦已经顾不上这些弦外之音，她只关心她的文件是否已经签字。

“我可以走了吗？”林小麦试探着问。

“你不要签字了？”魏嘉正好奇地问。

“你还没给我签？”林小麦接着问。

“我一直在忙，你看不出来吗？”魏嘉正说。

林小麦不敢反驳，像当年面对他的怒吼一样，她的心突然战栗了。

他应该知道我今天是来要签一个字，不，是两个字；不，是五个字；不，应该更多。林小麦迅速在脑海中组织了签字的几种形式和所需要的时间。这么多年没见，不知道他会用什么字体签字，她不记得他有练字经历，不过也没准，现在中国各级书协会员中，各级干部占比不小。他可能已经入乡随俗，成了书法家。如果用草书会快很多，如果用楷书，或者行书，恐怕要多耽误几秒。她观察了一下，他办公桌上都是碳素笔，只有碳素笔，根本没有毛笔，那么他起码不会用魏碑签字。

林小麦迅速模仿魏嘉正签字的状态，并很快制成了一张表：